

文学总顾问 梅子涵



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



THE MIDNIGHT ZOO

午夜



动物园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午夜动物园

[澳] 索尼娅·哈特奈特 著
， 叶硕 谭静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8425

午夜动物园

THE MIDNIGHT ZOO

Text Copyright © Sonya Hartnett, 2010

First Published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Lt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Group (Australia)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动物园 / (澳)索尼娅·哈特奈特著；叶硕，
谭静译。—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1

(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

书名原文：The Midnight Zoo

ISBN 978 - 7 - 5301 - 5352 - 9

I. ①午… II. ①索… ②叶… ③谭…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2913号

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

午夜动物园

WUYE DONGWUYUAN

[澳]索尼娅·哈特奈特 著

叶硕 谭静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81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5352 - 9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捧起厚厚的漂亮

梅子涵

你已经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了吗？那么你应该捧起一本厚厚的文学书了。是的，厚厚的文学书，一个长长、曲折的故事，白天连着黑夜，艰难却有歌声嘹亮。

当你捧起，坐下，打开，一页页翻动，一章章阅读，你竟然就很酷很帅，你是那么漂亮了！

因为你捧着文学。因为你有资格安安静静读一个长长的文学故事。你走进它第一章的白天的门，踏进第二章夜晚的院子，第二十章……最后从一个光荣的胜利、温暖的团聚、微微惆怅的失去里……

走出来。亲爱的小孩，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光荣吗？
文学的文字给了你多么超凡脱俗的温暖亲近。你是在和情感、人格、诗意团聚呢！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没有资格阅读的小孩和大人，又是多么惆怅的缺
丧，如果他们连这缺丧也感觉不到，那么就算是真
正的失去了，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生命的一个重大
感觉，失去了理所当然的生命渴望。

我知道，你会说：“我听不懂你说的！”可是我
确定，你阅读了一本本厚厚的文学书，阅读过长篇小
说以后，就会渐渐懂了。因为到了那时，你生命的样
子更酷更帅更漂亮了，你闪烁的眼神里满是明亮。

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小孩，我就开始
捧起一本厚厚的文学书，我要读长篇小说了！



目录

- 第一章 村庄 / 4
- 第二章 动物园 / 10
- 第三章 笼子 / 21
- 第四章 声音 / 33
- 第五章 理由 / 44
- 第六章 战士 / 51
- 第七章 礼物 / 66
- 第八章 大餐 / 73
- 第九章 法则 / 83
- 第十章 风筝 / 95
- 第十一章 旅途 / 112
- 第十二章 考验 / 128
- 第十三章 钥匙 / 145
- 第十四章 逃脱 / 161

第一章 村庄

要是那口古老的大钟还挂在塔顶，它现在应该已经响起来，用它那十二响低沉而庄重的钢铁撞击声，宣告午夜的到来。这不但会将村民们从美梦中惊醒，还会把那些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习惯这声响的小动物吓个半死。可惜的是，就在几个星期之前，那口大钟从塔顶摔落下来，如今已被掩埋在一堆瓦砾之中，丝毫没了声响。街角再也看不到觅食的小动物，因为每一粒食物碎渣早已被它们用嘴巴和爪子运到了别的地方；再也听不到夜不能寐的人们发出的牢骚抱怨，因为就像那口大钟一样，人们也早已离开了这里。他们的家已是一片废墟，床铺碎成一块块的，卧室的墙壁更是倒在了大街上。那口

大钟已经在那座尖塔上悬挂了几百年，如今塔尖塌了，掉落到了地上，塔身就像一个生硬的没有写完的问号，矗立在苍穹之下。

村庄上空的云层之中，传说中披着黑斗篷的骑士——黑夜骑士注意到这种寂静。他勒住马缰绳，他的马儿同样黑得像炭一样。黑夜骑士拿着他那巨大的圆灯笼——月亮，拨开一片星星，凑近身来，好奇地打量：为什么没有钟声响起？为什么没有小动物停留？为什么没有新生的小宝宝因为午夜的到来而突然惊醒，然后张开粉红色的小嘴哇哇哭叫？

村子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没有花猫跑过。商店的橱窗里，也不再有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杯子。从前，街灯底下放着种满天竺葵的花盆，将村子装点得格外美丽。可现在，花盆早就被打碎了，泥土胡乱地洒在路上，从前豪华雄伟的路灯柱，如今就像遇难船只的桅杆一样歪歪斜斜，玻璃碎了一地。那些经过精雕细刻的石头，以前人们用来盖房子、建礼堂、在市场上立柱子、在广场上建高塔当作城市的地标，如今四处堆放着，堵塞了道路，压在那些还没倒下的墙壁边上。到处是还未燃尽的火、燃烧的窗框和泼洒的燃料。

黑夜骑士将他那巨大明亮的灯笼凑近地面。他看到，一只蜘蛛在石头上爬来爬去，在无数的裂缝中寻寻觅觅，想找个好地方把网结起来。一朵云彩飘过，月光再一次照亮小村庄的时候，黑夜骑士惊奇地发现，有两个小男孩正走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两个孩子轻手轻脚地绕开碎瓦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高个子的孩子走在矮个子的前面，引领着方向。他们的年纪比黑夜骑士最年轻的时候还要小，小小的个子，细得可怜的胳膊和腿，身上穿着破旧的外套和鞋子。他们年轻的面孔上，眼睛乌黑发亮，就像乌鸦的眼睛；头上顶着乱蓬蓬的黑头发，就像一对乌鸦窝。很显然，这是兄弟两个，就像一窝生的小猫咪。他们从呱呱落地就是兄弟，以后也将一直是兄弟。两个小男孩一人背着一个包袱，哥哥的那个更重一些，而弟弟的那个要轻一些。弟弟一边在碎石烂瓦中寻找落脚的地方，一边不时地抬起头，满脸不高兴地环视周围。“安德烈。”他叫道，不过哥哥无视了他的呼唤，没有回头。他专心致志地在破碎的瓦片、倾斜的雨篷、横倒的树木和倒塌的墙壁中间寻找着道路。黑夜骑士看到弟弟努力克制自己想说话的欲望，但还是没能忍住。“安德烈！”弟弟小声叫道，可安德烈没有理他，仍然什么都

没说。有什么东西从安德烈脚下滚过，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他蹲下身子，伸出手小心地在鹅卵石上摸索着，抓到了一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安德烈对着白色的月亮把它举起来，借着月光，他看清了这个东西的轮廓，是一截断掉的螺丝刀。

“安德烈。”托马斯又固执地嘟囔了一声。安德烈叹了口气。他知道弟弟累了，他背的口袋很重，荒凉的街道让人感觉就像在闹鬼一样。安德烈只有十二岁，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照顾托马斯。他觉得，九岁大的弟弟还是个孩子，而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他试着努力去理解托马斯，就像马林叔叔理解不愿被驯服的小马驹那样：他把它们买回来，驯养好，然后再转卖出去。“马儿们会主动讨好你的。”马林叔叔曾经说过，“但是，只有当你满足了它们的需求的时候，它们才会这么做。你得给它们喂食，让它们休息，给它们准备马棚，还得激发出它们的勇气！”勇气很重要，马林叔叔说：“马儿可不是傻瓜。它们想要安静的生活。但是，当需要它们勇敢起来的时候，它们也能像神明一样无所畏惧。但这需要勇敢的人向它们展示勇敢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让马儿信任你，那就必须让它们觉得你是无所畏惧的，我的安德烈，大英雄，即使你的勇气只是装

出来的。”所以，虽然恐惧就像阴郁暴躁的鸟儿一样扑打着安德烈的内心，虽然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藏着士兵，正在观察着、等候着他们这样的小孩子，虽然马林叔叔已经去世了，兄弟俩已经无依无靠，但为了托马斯，安德烈还是努力地保持着表面上的镇静，仿佛他们过的危险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可怕的。他将螺丝刀小心地收起来，说：“加油，没问题的。我们马上就到了。”

托马斯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拖着步子走在哥哥身后。几个礼拜以来，他藏身在森林中，睡在谷仓里，在风雨交加的路上漂泊游荡，他的身上到处脏兮兮的，衣服也灰突突的，现在的他可能还不如一个影子起眼，但是托马斯感觉自己像一座神龛一样闪亮耀眼。安德烈想得一点也没有错：托马斯确实感觉这个破烂的村子在闹鬼。没有狗叫，没有钟声，没有水滴落下的滴答声，也没有人高喊着拍着手，把他从散发着新鲜面包气味的门口撵开。寂静就像一张冷冰冰的巨网，覆盖住了整条街道。托马斯似乎听到了鬼怪的呼吸声。鬼怪的脚步声似乎就跟在他身后，他停下，脚步声也随之停下。鬼怪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他，他们想象着他有多弱小、多无助，想象着将要发生在

他身上的事情。几个礼拜的流浪中，他和安德烈经过了很多小镇，有些是友善的，有些是冷漠的，有些被毁坏得一塌糊涂，也有些是完好无损的。但是，没有一座像现在这座这样可怕，没有一座像这座这般满目疮痍。在其他小镇上，他会在暖暖燃烧着的火堆旁驻足，暖和一下自己的后背，但是在这里，火堆看起来都如同一条条带着嘲讽的舌头一般充满恶意。托马斯提了提肩上的口袋，快步赶上哥哥。“安德烈，”他说，“我不累。咱们用不着停下。”

月光照在安德烈身上，有如精灵的铠甲。他的目光从废墟上移开，心不在焉地对弟弟笑了一下：“不要害怕。”

“我没有害怕……”

“我们会在路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睡觉。”

“那你要干什么呢？”托马斯问道，虽然他知道答案。当他睡着的时候，安德烈会回到镇上，去翻遍那些碎石烂瓦，寻找一切值得保留的东西。他会爬上墙头，钻进裂缝，翻箱倒柜，托马斯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宝贝。有一次，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堆银币从用珠子穿成的钱包里洒落出来。有一次，他看到的是六个肉桂面包和一罐香气扑鼻的泡菜。还有一

次，是三个闪亮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苹果酒，喝下去就会变得浑身热血沸腾。宝贝也可能是一顶绅士帽，一只吃得饱饱的水鸟，一套用铅做成的动物玩具，或是一条用贝壳穿成的项链。托马斯可以拿来玩，拿来编故事，如果不是太大或太沉，他甚至会一直留着。托马斯非常敬佩哥哥的勇气，他能找回这么多东西，但是他也痛恨这种勇气。托马斯知道，勇敢并不总意味着事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会一切顺利。有时候，勇敢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

从两个月前在桦树林里度过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天开始，托马斯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耐力的考验。他跌跌撞撞，像光着脚穿过一条水流湍急、碎石满地的河流。这样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担惊受怕，而他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安德烈没有回到自己身边。

街道上刮起一阵微风，吹起鹅卵石路面上的报纸。天空之上，漆黑的黑夜骑士弯下身子的地方，风要比地面上大得多。天空中云朵飘浮，像被狂风解开缆绳的战舰。云飘向月亮的时候，黑夜骑士的灯笼暗了下去。黑暗如同魔法师的斗篷，遮盖了村庄，安德烈听到托马斯小声抽泣着，抓紧了自己的袖子。

不过，安德烈并不害怕，黑暗是他的朋友。马林叔叔曾经说过：“有些猫是家养的，它们睡在门垫上，喝着碗里的牛奶。还有些是野生的，它们住在森林里，永远都不会被驯服。我们是像野猫一样的人，安德烈。你永远都不会拥有一个门垫，但是天地都属于你。”

安德烈抓起弟弟的手，小声说：“快走！趁着天黑！我们可以动手了！”两个孩子沿着危机四伏的道路奔跑，虽然只有暗淡的星光指路，但他们就像两只穿越草地的小鹿，一路避开坑洼、旗杆、倒塌的墙壁。他们经过的地方，灰尘像黑魔法一样扬起、打着旋儿。他们大笑着跑过黑暗，街道在他们眼前逐渐展开，就像一个发出回响的村庄广场。他们转过街角，沿着一条越来越窄的小路向前跑着，那里不再有倒塌的建筑，只有一排长得没有尽头的铁栅栏。

安德烈一边跑一边用一只手碰着栏杆，手臂随着栏杆震动。托马斯伸出胳膊当成翅膀，高喊着：“我是飞机，我是飞机！”安德烈似乎也化身为一架飞机，在弟弟身边飞着，每一根铁栏杆都成了从他指尖射出的子弹。突然，栅栏上出现了一个缺口，好像一扇敞开的发出邀请的大门。“飞机”急转，倾

斜翅膀，从缺口中冲了进去。他们脚下变成了草地，而不再是碎石子。“降落！”安德烈喊道。“飞机”俯冲而下，轰鸣着“盘旋”数圈，膝盖着地“降落”了下来。安德烈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午夜眯起了眼睛。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可以闻到头顶的树叶和脚下新鲜泥土的气息，这让他想到了森林。“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这里是安全的。”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意外发生了。一阵低沉刺耳、像在碎石子上拖厚木板一样的噪声在黑暗中响起。很快，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并且离他们越来越近。这个声音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咆哮”。下一刻，他们头顶上的云层微微飘动着，一缕月光照在大地上。在光亮中，“咆哮”声传来的方向显现出一头狼的轮廓。它又高又瘦，毛发蓬乱，龇着长长的牙齿，就站在安德烈的身旁，离他那么近。他一伸手，似乎就能摸得到它的下巴。

第二章 动物园

托马斯尖叫起来，惊恐地后退。

安德烈也跌坐在地上，一时间，他把“勇敢”这回事彻底忘在了脑后。当一头狼离得那么近，近得能从它的眼中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时，还有什么勇敢可言呢？此时此刻，他的整颗心都在尖叫，只求能离那头狼远一点。兄弟俩哭喊着，手脚并用地往前爬。他们艰难地撑起身子，支撑起他们背后包袱的重量，然后踉跄着穿过草丛。他们的胳膊肘碰撞在一起，他们的脑中盘旋着一个念头——小孩子是跑不过狼的，哪怕用尽全力。

然而，他们还是撒开腿狂奔。他们穿过草地，冲出大门，朝着街道的方向闭眼奔去。安德烈拽着托马斯的胳膊，两个人

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们沿着鹅卵石路狂奔，身边飞驰而过的篱笆栏杆像结实的墙壁一样，可是安德烈还是听见身后传来狼爪落地的声音。耳边传来獠牙碰撞的嘎吱声，他知道，逃跑是没有用的，他得停下来反抗才行。他把托马斯推到前面，自己转过身来，身后的街道空荡荡的，只有灰尘在他们脚边扬起，那头狼奇迹般地消失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安德烈内心满是惊讶。“别跑了！”他喊道。托马斯立刻慌张地停下了脚步，但他还是不安地蹦跳着，睁着小兔子般的大眼睛东张西望。“没事了。”安德烈向他保证，“你看！”

篱笆上挂了一个标志牌，上面画着紫色和黄色的野花，还有金色的鸢尾花纹章，蓝色绶带样式的字母穿插在花朵之间，组成了几个大字：动物园。

托马斯不认识这几个字，安德烈念给他听：“上面写着‘动物园’。这是个动物园。”

托马斯摇摇晃晃地走到路中间，他眨着眼睛，看看牌子，看看路，再看看路，又看看牌子。“那头狼是关在笼子里的吗？”他问。

“肯定是的，它没跟着我们呀。”